书海一瓢

这是一本作家需要的工具书

□袁 瑛

平常遇到的一部分讲写作的书，打开读的时候，恨不得用上我所有会的赞美词。可是，合上书便失望了。那些书里讲的东西，到落实到自己的稿纸上这一段距离，不知道长度，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打开哪个地图去查询路径。于是一本好书就处在“悦读”的位置，而仅仅是“悦读”的位置。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他太需要一本可以指引他日常写作的工具书了。就像每个人都需要一本字典，因为你总会遇到不认识的字。有字典在，不认识的字便不会对我们构成障碍。

但是可不可能有这样一本工具书存在呢？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已经遇到这样一本书，它的名字叫《从文本到叙事》。

《从文本到叙事》，是叙事学研究学者、作家王彬在2017年5月新出版的一本叙事学著作。

这是一本工具书。

这是一本关于写作的工具书。

这是一本关于小说写作的工具书。

当我写下这三个定语不断递增的句子，你可以察觉我对《从文本到叙事》这本书的欢喜之情。尤其是，作为写作者身份的读者对这本书的欢喜。这种欢喜，是对寻找到突破瓶颈的欢喜。就仿佛夜行之人，在稠密的夜色中，忽然见得一线灯光穿破夜色而来。

本书虽然是王彬对叙事学16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但我觉得它更大的意义是对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提供了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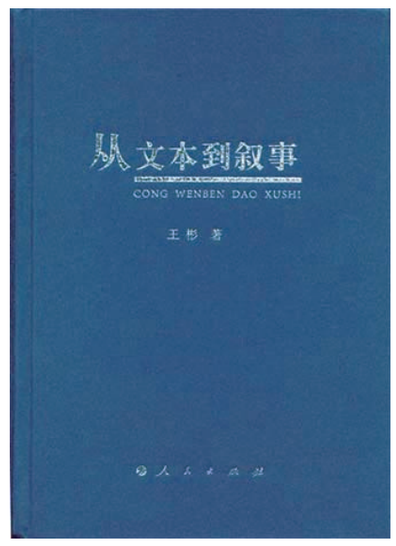
如此书的书名所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作者所要讲述的问题是与文本、叙事、叙述有关。文本是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叙事由叙述完成，那么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便落在“叙述”这个点上。

叙述是文字行走的方式。

同样一个故事，选择什么样的叙述方式，不仅在文本呈现上会有精彩纷呈的差异性，它最终传递给读者的情感力量也会是迥然不同的。

此处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和梁鸿的《出梁庄记》来揭示叙述者的不同而产生的文本差异。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由38篇单篇的文章组成，每一篇的叙述者都是由“我”来完成。这个“我”不是作者，是作者采访的对象。由38个不同的“我”来完成文本的叙述，读者的感觉是直接在听被采访者的采访。而由38个不同的“我”来完成文本的叙述，因为故意从“显”的方式省略了作者叙述者，而把作者这个叙述者处理成“第二叙述者”隐藏在整本书里，而使整本书以真实力量给人以巨大的冲击。虽然事情本来就是真实可感，可是作者选择的叙述方式，无疑强化了这种真实的力量。



梁鸿的《出梁庄记》选择了两个叙述者叙述的方式。一个叙述者是“我”，代表作者，另一个叙述者便是被采访者。全书一直是两个叙述者交替叙述，因此在文本呈现上，《出梁庄记》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比较更参差错落一些。而因为叙述者“我”被直接暗示为作者，而另一个叙述者是被采访者，这就在文本里呈现了主观和客观两种情感，而在这两种情感的交替出现的空隙里，读者的判断和情感有了比较大的生长空间。

这便是叙述与叙述者的不同在文本里产生的差异性。叙述及叙述者对于一个文本及作品的完成和呈现具有决定意义。叙述产生文本的开始、过程及结束，决定文本的完成度。而《从文本到叙事》一书正是依托于叙事学的理论基础，以中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为分析蓝本，完成对小说的分析。王彬在《从文本到叙事》里提出了第二叙述者、叙述者解构、动力元、滞后叙述、漫溢话语等概念，为文学写作者解决文本叙述问题提供了支撑和依据。

再回到我喜欢此书的原因：这是一本关于小说写作的工具书。不，简直就是说明书。我们都明白“说明书”的意义。那么，你明白了此书对于一个写作者的引导意义了吧。

比如，书的第9章“变异话语”讲“语感”。语感是写作者烂熟的一个词。但它对很多写作者来讲，也仅仅是一个烂熟的“词语”而已。说它仅仅是“词语”，是因为无法清晰又明白地界定“语感”的内涵和外延。

《从文本到叙事》讲“语感”，以定义概念、标明边界、举出实例的步骤，使语感的抽象意义具体化，也使得“语感”缥缈的意味变得可以捕捉、可以设计。

王彬先引了一段鲁迅小说《阿Q正传》及老舍小说《骆驼祥子》里的文字，分析其语言特征，接着告诉你语感的概念是“语言的感应能力”。如果分析止于此，那么这一本讲写作理论的书，不必冠上“叙事学”的名号。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背景下受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的，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引入中国。这门发轫于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论研究，“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王彬是如何在“语感”这一概念中体现叙事学的理论特征的呢？叙事学特征的体现，赋予了《从文本到叙事》这本理论书写作工具书、小说说明书的功能。

作者提炼了创造、创作“语感”的三个路径：一是词汇的选择（即词汇的质地，使用何种质地的词汇）；二是控制词汇之间的节奏（即句型，使用何种句型）；三是不同句型的组合。

由此，你不仅知道自己在写作中如何塑造自己的语感，同时也知道怎么判断其他创作语感的优劣，既可以自己创作使用，也可以评价别人的文字。

作者王彬因为兼具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在形成他的叙事学研究成果的时候，总是选择创作者最熟悉又最迷茫的领域深耕。他如庖丁解牛一般，知道在哪里下手，就能给创作者以精准的提示。这也将作者的苦心展现得一览无遗。他仿佛是每一位在暗夜中摸索的文学跋涉者慈祥的长辈，希望为他们点亮一盏灯，希望他们在这束光亮的探照下走得稳当一些、顺利一些、迅速一些、清楚一些。

那么，拿起这本书吧，让这本书成为我们的案头灯、头顶月、心中光吧。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东庄西苑

对文学的痴心

□李 云

一

可能很多年后，你会念叨自己这段时光是你人生中最难忘最珍贵的。时值丁酉年夏末至隆冬，地点在北京。

你形容自己那会已经是一辆油快用尽、零件松动的老爷车，来这里是要加油并大修了，你不愿老爷车真的报废。你不甘心老爷车这么快熄火，你心中还有一个梦，这个梦放在帆上就是迎风远航，这个梦落在鸟的翅上就是搏击长空，放在文字上就是充沛的情感和深沉的思想。

你乘上一趟北上的高铁，千里之行来到这里——你的心仪之所，你的梦中所求之园，你的精神之圣地。

你到这所门院前时，你心里浮生着的是悸动和惶恐，你凝神后慢慢走出一种恍惚之境，步入一种难得的清醒。这是真的来了，鲁迅文学院几个大字站在墙上，也站在你的心墙上，你一路风尘抵达的圣地，终于到达目的地，奇怪的是你没有像哭墙前的圣徒那样扶墙而泣，你没有热泪盈眶和血脉偾胀，可能你是已过不惑的人，经历了太多事儿，早没有了眼泪，可能这会儿已经是入夜，夜色让你寂静，在不逾规的时段里，你能按捺住喜悦，你能冷却升温的热情，你在告诫自己回到零点，保持清醒，你悄悄地步入院里，怯生生的，借用你后来同学的表达：你在你的精神领袖的雕像前，行了瞩目礼——鲁迅先生！不才弟子我来了。

你的默念别人没有听见，仿佛，门外鱼池里的鱼听到了什么，它们在扑啦啦地弄响一池月光，月光和轻柔的水碎了，柳叶拂动。这也可能是先生让它们欢迎你。

二

你认为大院之外的日子，属于你的另一半生活，它属于世俗的生活，四个月里你将在校园生活，它属于你的精神世界。

一墙之隔，墙如刀裁剪去墙外的喧嚣，属于你的是既短又长的纯粹的宁静。你开始收敛你的目光，你把目光投向了久违的书本，你开始更换精神的内存，内存更多新颖和向上的内容。你开始让自己洗去铅华，反璞归真。你想沐浴书香而消褪酒气，你想用文气来减轻自己的戾气和俗气。你想做到这些，你挑灯夜读，你认真听课，你学会另一种思考。

你清楚过去更多的日子属于浮躁和喧闹，你知道一走出这大院后，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来此，所以你暗忖要珍惜在这里的每个日子。

你是怀揣着自己的这个梦来到这里的，是的，这是一个梦或者是一个追求，你务必要实现这个梦，你欲想成为一个纯粹的作家，你须要做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你两手空空，伤痕累累，在舔伤口的时候，你决定回归，回到最初梦的启程处，重新求索，你要校正你的航程线路，在这转型社会里，留给你的不是仕途之道，不是发财之道，只是读书之道，是面壁顿悟，还有重拾管笔写雄文。立命不成，立心不成，你是个俗人，那就让自己当个干净的书生吧。不一定非要去立言著书，只要能明世理，识社会，不糊涂，清醒并精神清洁、人格独立地活着。

现状是，你的思想之单薄知识之贫乏，你的文字表达之浅显，是不能实现你的梦想的。你自认为这前30年的人生浮沉和放纵，一切都变成荒芜，自己该去做一次文学和思想上的皈依和参悟了，开启这些，当然是一次机缘、一句禅语、一次可遇不可求的把握，所以你开始你的精神和文学上的长征，因为这之前你已经在全线溃败，已经失语了，你陷入了一种创作的困顿和思想的平庸。

三

你想让自己变成一块海绵，你拼命地吸纳一切湿润的、有生命的精神和文化，他们的湿润是他们的生命力的扩张性，你想吸纳他们，你更被他们所吸引，你乐在其中。

你想成为一块铁屑，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汲取大师巨匠的精神和文本表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后，你知道自己被精神领袖们的思想之磁铁吸引，你已经知道自己早已坠入他们学术思想的黑洞，并被折叠，并被充实。

你背诵“一匹马，我要用整个王国换一匹马”。

你也记下“我赞美的，我不爱，我爱的，我不赞美”。

你仿佛听懂了“命运在敲门”的交响，

你看到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新路，

你看到我们民族强盛的军事、经济、科技诸多画卷，

最重要的是你领会了新时代的理论内涵，还有……

你知道有一道门正在为你徐徐打开，一束阳光会使你豁然开朗、醍醐灌顶。

你知道自己来到了一所神奇的“魔法学校”，自己毕业后，肯定会得到一只“魔戒”和一枚“魔棒”，去点石成金，也会骑着一支神奇的“扫帚”飞翔，但你更想，此时，只是听、只是读、只是悟、只是写，然后，捧上作业交卷，取得一个刚刚及格的成绩，踏上回程。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基层中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去纪录，去书写，你会铭记先生的教导，直面社会，仰视人民，并牢记要做一个有情怀、有道义、有责任、有良知的写作人，要铭记写作根本要义，那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出精品。这里的教导和浸染，你该践行。

四

在这里，你喜欢去看院子里的雕像。

你的同学也一定会和你一样去瞻仰这些大师的雕像，他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大师和巨匠。每走近一个人，你都会默念他们的经典句子，或是诗歌的、或是小说的、或是戏剧的、或是散文的，你清楚地知晓自己的文脉是从他们那里流淌来的，如长江之水或黄河之水使这块大地上的苍生万物繁衍并茂盛一样，你敬仰之余，会持弟子礼，会悄声地说：诸位师尊，我写作，一定要如你们一样去为民族、为苍生而写作。不过，我很笨拙，我只会把我的文章写得老老实实，并用真情写，写真情。

更多的时候，你会踱步到小院一隅，那里伫立着拴马桩石雕群，望着那一桩桩拴马石柱，你说这里是拴马桩的墓冢，桩柱上的首像有狮子、胡人、猴子等等，马已经失去了它交通运输的作用，拴马桩雕得再精美，又有何用？从这种文化的衰亡，你警觉到，如果在思想和文本上抱残守缺，必然就只能是一般性写作了。故此，你常常陷入一种焦虑。创作其实就是创新作品，创作如果只是重复自己，只是一般性的类型化写作，那就不该来这里。来到这里，你就是要和过去的习惯性写作做一个彻底的了断，如割去脐带一样，和过去告别，抛弃以往的写作模式，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文学理念和一种全新的美学理念，脱胎换骨，浴火才能重生，才能涅槃，这是你的愿望，你的追求。实际上，这是最难实现的目标，真的很难，因为你已经进入了老年，你本能地拒绝新的一切，所以你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和拴马桩说上几句话，提醒自己别让自己固化、僵化，别真的失去思想的活力。

很多时候你是去看先生的，在这园子里，先生有两尊雕像，一尊是生铁焊成的头像，一尊是青铜的先生坐像。头像是先生的脸，像一本书样伫立在石基上。横眉冷对是先生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的战斗箴言，只是，雕塑家故意为先生设计了只有一只眼睛，你委实闹不清这位外国雕塑家的用意。先生什么时候都是爱憎分明的，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雕塑家这样去设计为何呢？不明就里，你就不去猜他背后的暗喻。

先生的青铜坐像是在教学大厅里，其背后是一屏梅花绣像，铁枝虬干，梅香暗来，每见先生的目光炯炯，沐浴在他的目光下，你觉得有一种满足。是否能在此得到真经，这会儿业已不再重要，只要在这目光里每天行走，诵读，思考，你已觉得周身幸福了。可能因为你的慧根太钝，毕业时你可能只记下先生的一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14字真经是你来这里最大的收获。

仿佛，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吗？

你只是自嘲的会心一笑，走过先生的身边，你变得有点轻松又有点凝重，你觉得肩头有了重量，思考的头颅也有了重量，握笔的手指更有了重量。

重量，你呼唤有重量的思想和文字。是的，你完全可以选择轻松的活，轻松是一种活法，轻松的写作也是一种写作，当然，有重量的活也是一种活法，有难度的写作也是一种写作。

你看到先生之后，你决心选择后者。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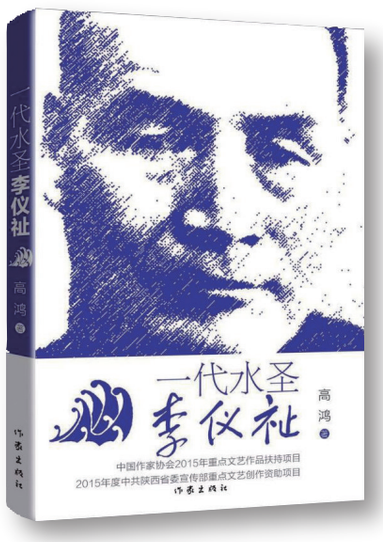
立冬的晚上，你走在微冷的风里，你看见那只猫从墙上跳下，冲你“晚安”一声就跑向远处不见了，可能去找另一只猫去了。

无奈，你回到斗室，就着灯光，决定给你最亲的诤友写一封信。

你要向他说清自己的来意，你要向他坦白自己选择的一种写作态度和操守，你要告诉他，你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你并恳请他监督你的行为，监督你对文学和人生的痴心。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桃李天下



高鸿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一代水圣李仪社》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传记文学的创作角度，以科学历史观对李仪社的一生进行了提炼审视，还原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面貌，展现了李仪社为中国水利事业贡献的一生，以及其高尚的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张爽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其中短篇小说集《火车与匕首》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作者以犀利的眼光、悲悯的情怀和富有张力的语言，写沧桑欲望、世道人心，洞烛幽微，直面现实。

简梅为鲁迅文学院福建中青年作家班学员，其散文集《随心点染》近期由群言出版社出版。该文集题材广泛，无论八闽风情还是外乡习俗，不论时令节气抑或地理物候，均于细微处挖掘诗意。作者行文中融理性和感性为一体，引伸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万象和人精神关联的思考。